

下，逃往了外国，在日本申请了政治庇护。借助日本法律，所有在国外出生的日本人可以在日本驻当地国使馆进行登记，可以在任何需要、希望的时刻申请日本国籍。这也正是藤森采取的策略，他申请到了日本的政治庇护。日本政府把他视为本国公民，而秘鲁政府希望引渡他，但未能如愿。之后，藤森在日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希望能够重返秘鲁。去年 11 月，他使用秘鲁护照离开日本飞往智利，智利司法当局对他进行了拘捕，秘鲁希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藤森回国，智利方面正在研究针对藤森的所有指控。我想告诉各位，这样就阻止了藤森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藤森自己创建的政党却积极地参与到本次大选中，但它的支持率没有达到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范蕾译 宋晓平校)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的政治进程

罗西奥·马内罗·冈萨雷斯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大陆的北部，濒临加勒比海，西与哥伦比亚为邻，南接巴西，东连圭亚那，国土面积 916 045 平方千米，拥有 3 000 千米长的海岸线，人口 2 500 万，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直到 19 世纪初期，委内瑞拉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11 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并开始了一段殊死的战争时期，直至大约 1825 年才最终获得独立。这期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也先后独立，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玻利维亚。这场解放运动的领袖就是委内瑞拉人——西蒙·玻利瓦尔（1783 年出生于加拉加斯）。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均来自玻利瓦尔的思想，其中有些观点的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如同门罗主义的泛美主义针锋相对的关于南美洲联盟及一体化的思想，其目的是寻求建立南美洲、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实力平衡。

1830 年玻利瓦尔去世后，这些思想在很长时间内被遗忘了，沉寂了。战争使委内瑞拉疲惫不堪，人口减少，它进入了内省阶段。从那时起，在持续了整个 19 世纪以极权专制为特征的剧烈的政治进程中，委内瑞拉形成了国家，由此作为典型的农业国进入了 20 世纪，而且是政治、社会和经济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深受考迪略制度之苦。

20 世纪，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两个事实，一个同经济有关，1925 年委内瑞拉西部安第斯地区发现了第一个油矿。从那时起，委内瑞拉经济随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的咖啡和可可经济、整个农业以及正在产生的小手工业就此衰退，失去了经济支柱的地位，委内瑞拉开始了喜忧参半的石油时代。第二个导致变化的事实具有政治性质，由于考迪略主义衰落而形成的权利集中以及随后出现的政党。随着统一军队的建立以及政府权力机构的巩固，考迪略主义消失了，政党由此产生，这一时期为 1912 年到 1945 年。其间，最后一个大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掌权并统治国家 30 年之久。戈麦斯死后，委内瑞拉逐渐形成了多元社会，在反对戈麦斯独裁的斗争中，在世界重大政治潮流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运动是秘密壮大起来的，因为 1948 年至 1958 年间，委内瑞拉在正式开始民主化进程之前，处于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将军独裁统治下。希门尼斯下台后，委内瑞拉奠基了第一个重要的政治里程碑，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当代的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诞生了。它建立在主要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达成的一个政治协议之上。第一位当选总统是罗慕洛·贝当古。1958 年 12 月，委内瑞拉举行了新的政治时代的第一次选举。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使委内瑞拉迈开了民主的头几步。这是两党制时代，也被称为“山番荔枝果时代”。山番荔枝果是委内瑞拉的一种水果，它的颜色是这两个政党的代表色白色和绿色。由于布恩托菲赫（两党开会的地点）协议实质上是一种“轮流坐庄，换汤不换药”的约定，所以政权关系仍原封不动，两党通过每五年一届基本透明的大选轮流执政；收入分配有所退步，人

民无缘参与决策；自从发现石油后与美国之间业已存在且占主导地位的直接联系以及与美国几乎自动结盟的关系被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国内不满情绪逐渐高涨。

两党制自 1958 年至 1998 年共持续了 40 年。由于统治阶级和两个传统的政党腐败对国家疏于管理且缺少政治承诺，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衰败。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1998 年委内瑞拉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80%，其中的 15%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这居然发生在一个产油国。

1998 年，两党制结束。这一年委内瑞拉的一名军官，且同传统的两个政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乌戈·查韦斯赢得了总统选举。这在委内瑞拉还是第一次。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个“局外人”赢得了大选。这一事件本已是一个政治现象，但查韦斯赢得选举的方式——获得不包括弃权票在内 60% 的选票——更具政治意义（委内瑞拉以往选举的特点是弃权票比例很高，有时甚至高达 70%，当选总统的投票率很低）。1998 年，查韦斯总统以 60% 的选票和 15% 的弃权票赢得大选。查韦斯执政后，便开始了委内瑞拉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进程，国家正在得到改造。

1999 年，只一年的时间，国内所有的积极力量便动员起来，成立了制宪大会，起草了委内瑞拉宪法，即玻利瓦尔宪法。由于新宪法要求通过投票使政权重新具有合法地位，因此必须进行所有公共权力的选举。选举是在 2000 年进行的。这样，2006 年我们进行了总统选举，结果查韦斯以 68%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

2001 年，政府已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全部选举程序，于是便准备着手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为此，通过了授权法，为决策和实施旨在改造国家经济的计划提供了可能性。它需要议会内真正的斗争以及加速修改经济法规。这些产生深远社会经济影响的授权法仍然在指引国家的发展。

2002 年本应是委内瑞拉进行经济社会变革的伟大的一年，但不幸的是它成了政变的一年，以及石油工业恐怖主义罢工的一年。政变发生在 4 月。总统遭到绑架，作为同两大传统政党和世界权力中心紧密相关的重要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阴谋的产物，卡蒙纳被立为总统。政变背后隐藏着争夺石油和政权的斗争。查韦斯完全是被人民解救出来的。当佩德罗·卡蒙纳宣誓成为总统时，总统府周围聚集了近 200 万民众，要求查韦斯总统回来。忠于总统的武装力量重新控制了主要军事基地，将困在委内瑞拉加勒比一个岛上的查韦斯总统解救出来并将其送回首都。反对民主的政变持续了 72 小时，这期间，卡蒙纳和追随他的民主党党员解散了全国代表大会，关闭了最高法院并实行血腥迫害，从而导致了部分查韦斯拥护者和民众死亡，同时他们还宣布国家宪法无效。也就是说，以所谓“自由”的名义，一笔就结束了委内瑞拉的法制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

查韦斯总统重新掌权 7 个月，即 2002 年 11 月，爆发了旨在摧毁委内瑞拉经济支柱的石油罢工。直到现在，没人知道委内瑞拉是如何战胜这一实际上已摧毁了国家石油工业、持续了 3 个月的罢工。没有一个分析家能够解释查韦斯政府是如何承受住如此压力并在罢工后快速复苏经济的。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依靠人民的大力支持，政府才得以坚持下来并仍在坚持下去。

无法否认委内瑞拉人民对查韦斯主张的认同，2002 年政府能够走出困境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3 年和 2004 年国家开始重整石油工业，重新实行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按照查韦斯总统制定的计划振兴国家。这一阶段同时又是国家深化民主的时期。反对派利用 1999 年通过的新宪法中关于全民公决权利的规定，要求举行全民公决以证明人民是否真正愿意查韦斯作为总统。于是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全国进行了投票，世界各地的委内瑞拉人也都在驻在国使馆设立的投票中心参加了投票。公决的结果证明了委内瑞拉民主的牢固性和政府的合法性。人民以 63% 的选票赞成查韦斯继续为总统。

2005 年，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进行了州长、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市长及市政议员的选举。结果正如某些人士所说的，确认了公决中支持查韦斯总统的政治运动的绝对胜利。比如在立法选举和州长选举中，支持总统运动所获得的选票甚至达到 90%。

下列数据表明了政府在 6 年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石油罢工造成的消极影响：

通过 1998 年和 2005 年社会经济指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PIB）增长率为 1.9%，而 2005 年达到 17.3%（注：原文如此）；失业率由 1998 年的 16% 下降到 2005 年的 13.5%；人均国民收入由 1998 年的 3 285 美元增长到 2005 年的近 4 000 美元。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数据，因为它与实际不符，也就是说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退步这一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看到，在

1998年一个依靠石油收入的国家，又有80%的贫困人口，怎么可能使每个委内瑞拉人的年均收入达到3285美元。今天，收入分配的局面正在改善。虽然距离理想的水平仍尚远，但我们正在向这一目标迈进。正如大家看到的，最低工资已显著提高，这意味着委内瑞拉居民的购买力得到提高，日常饮食得到改善，通货膨胀率由1998年的30%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19%，国际储备由140亿美元增加到290亿美元。

与1998年相比，我们感到很好，非常的好。但遗憾的是我们本应该可以更好。比如，通货膨胀率由1995年的120%下降到2001年和2002年的15%的水平，但从发生政变以及石油恐怖主义罢工的2002年开始又急剧上升，到2003年底达到60%，而后又开始重新下降。实际上，2002年初的时候，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11%，但罢工使我们将其控制在1位数的希望落空，准确地说是推迟了这一希望，耽误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但是，我们正在恢复。

社会经济的最大变化表现在社会指标方面，这是查韦斯政府取得的最大的成功，而且今天已在全世界得到认可，就是实施被称为“使命”的社会计划。

“使命”计划实际上是为有效地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社会计划。例如：为扫除文盲而制定的“罗宾逊使命”计划，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使委内瑞拉在2005年几乎达到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无文盲国家标准。“里瓦斯使命”计划和“苏克雷使命”计划是为保证义务教育和质量教育而制定的，旨在使大量的聋盲人能够进入初中和大学。这场为教育而进行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奇的结果。再如“梅尔卡尔使命”计划，旨在维持委内瑞拉居民的食品供应，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食品保证。这一计划在全国取得了成功，它是建立在不通过中间商来销售日常饮食的基础上的。“巴里奥·阿登特罗使命”计划是为满足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障的需要制定的，是以古巴医生深入委内瑞拉偏远地区送医送药提供援助这种方式开始的。此外，还有治疗眼科疾病的“奇迹手术使命”计划。有关这些“使命”计划的统计数字是令人惊奇的，仅医疗这一项，3年中在全国共进行了6000万次门诊；第一次以免费的方式将各种药物分配给数以千计的病人；流动医疗诊所增长了4倍，实施了几十万例外科手术。

所有“使命”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使长期以来身处社会边缘的百万群众加入到国家的生活中来。此前，由于国家领导者对人民和国家的命运失职，他们被遗弃了40年。今天，随着民众加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委内瑞拉必将成长起来并取得和谐、自主的发展。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思想构成了委内瑞拉的根基，这些思想建立在委内瑞拉人民异常珍视的原则基础上，即：团结、互助、独立、尊重自决、尊重他人权利、尊重维护主权、寻求和平与社会公正，以及在建设自己命运的进程中为争取人民的平等与参与进行不懈的奋斗，为建立参与制民主而斗争。我想，正是由于这一点查韦斯总统的政治蓝图才会如此坚固。因为它植根于委内瑞拉的历史，植根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伟大思想以及我们的人民为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查韦斯总统所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其中有两点是最为根本的。第一，关于民主。在拉美社会内部存在的民主是一种参与式民主，这一点在拉美国家广泛参与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中可以得到证实。这种参与式民主具有其变异性，比如说，美国的民主是一种间接的民主，但我们的是一种直接的民主。美国的这种间接的、代议制的民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民为总统投票，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投票，在人民和总统之间存在一个机构，就是选举团。但是在拉美是不一样的，从格拉纳达河到巴塔哥尼亚，我们的民主是直接的、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的人民直接去为支持的人投票，这之间没有任何的机构或委员会。查韦斯总统主张什么？向前再进一步。他主张的从代议制的民主转向参与式的民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在过去的政治决策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场革命可以使他们了解宪法，了解法律，了解自己拥有选举的权利，积极地参与到选举过程中，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中，因为人民才是国家、政府的真正主人，人民与政府共同管理。这些都是一些大的概念，是21世纪的民主。也许我们需要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进行一些斗争，但是我们委内瑞拉人已经习惯于斗争了。因此，参与式民主对我们是最为关键和基本的。

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指出的原则是团结、一体化。这是美洲国家之间的一种国际价值原则，它意味着自主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美洲国际法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分支，它带给世界一些产生于美洲国家的较好的传统和重要原则，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即不干涉原则。那么什么是不干涉原则呢？在我们生活的国际社会中，权

力可以很明确地界定哪些是属于你的，哪些是不属于你的。我没有权力去干涉你国范围内的事务，你拥有主权，你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受他国干涉。民主在各个国家都有差别，同时各个国家的法律也有差异。民主要来自于本国人民、文化以及各自国情。因此，我们一直努力坚持不干涉原则，坚持法律国家平等的原则，同时我们也主张国家自由、多元化发展原则，这对你、对我都是有利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拉美的一体化和团结，这也是我们委内瑞拉所倡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的重要原则之一。玻利瓦尔革命所关注的是人，但它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集体主义的，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这样。有一个伟人曾说过，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他想到集体，想到集体的利益。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面向 21 世纪革命的一些重要原则。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语言的交流问题，中西文之间的障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我们希望有一天能被翻译成中文，赠送给拉美所，以供各位开展研究。

(委内瑞拉驻华使馆供稿 宋晓平校)

## 乌拉圭的对外关系

塞萨尔·费雷尔

我十分荣幸和愉快地接受拉美所的邀请，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 年的拉丁美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以及与拉美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领域，从事着重要工作。就乌拉圭而言，我想在这里提及的是，1998 年前副总统乌戈·巴塔亚博士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顺访该所并会晤所领导。同时，我向拉美所对去年《乌拉圭》一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这本书由贺双荣研究员所著、并由我的前任贝拉略·迪亚兹大使撰写序言，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乌拉圭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著作。

### 1. 国际关系中的主角。

我认为，21 世纪的国际关系是以三大主角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它们是政府、学术机构和企业。

——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和外交、经济、文化和国际合作各方面对外政策的领导者。

——学术机构：在这个定义中，我指的是大学和诸如社科院拉美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它们为战略方针的酝酿和制定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分析。

——企业：它们力求将政府的协定和计划付诸实施，同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将其转化为经济互动的现实。

出于这种个人观点，作为乌拉圭驻华大使，我认为乌拉圭全力支持和帮助拉美所与乌拉圭相应的机构开展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 2. 乌拉圭与中国外交关系 18 年。

2 月初，乌拉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满 18 年。因此，这也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来到这里并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与中国建交是一个历史事件，在乌拉圭外交史上具有最高的政治意义。应该强调的是，当时这在由乌拉圭全部政党组成的议会中得到了支持。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对乌拉圭而言是头等大事，这种关系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定义构成了乌拉圭的一项国策，因为自 1988 年以来它一直被历届政府所坚持，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政党。

### 3. 对外政策的原则。

由塔瓦雷·巴斯克斯博士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担任总统的现任进步政府，在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重申了我国对外政策所历来遵循的原则：

——“履行和平、主权、民主和团结的承诺”；